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钱汉东



钱三强被誉为“中国原子弹之父”，他的睿智举世公认，但就是这么一个令人仰慕的杰出科学家也有人生的遗憾。

钱三强的悔意

10月16日，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值得纪念的日子，49年前的这一天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今年的这一天，中科院等单位召开“钱三强百年诞辰暨钱三强何泽慧科技思想座谈会”，纪念钱三强、何泽慧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的卓越贡献。我应邀赴京参加了座谈会。

钱三强被誉为“中国原子弹之父”，他的睿智举世公认，但就是这么一个令人仰慕的杰出科学家也有人生的遗憾。不久前我阅读了《钱三强传》，其中写钱三强悔意的段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使我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认识。

文言文没学好，毛笔字没写好，令钱三强一生后悔不已，还差一点影响其前程。1937年严济慈欲派钱三强去法国深造，并建议其报考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镭学研究生，但要通过物理、数学、外语、语文的考试。钱三强考完语文后心里发凉，因语文要写白话作文、文言文各一篇，文言文难住了他，他觉得留学将成为泡影。最后评委认为钱三强虽然语文差一点，但物理很出色，攻读镭学博士很合适，最终还是把机会给了

他。

钱三强成为大科学家后，不断有人请求他题字。1986年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庆，邀请钱三强题词，要求最好用毛笔书写，这回真的难住了他。

钱三强回信道：“他们的要求有点使我难以满足，希望我用毛笔字写。我的毛笔字实在拿不出。”他还深沉地回忆父亲钱玄同在“五四”运动中的主张，“我父亲当初的革命性主张：白话，横写，自左到右，并且主张用钢笔写字。看来‘五四’时期的主张可能过头了一点，但对我这个‘五四’时期入小学的人，要改还是不容易的。”

钱玄同是我国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等一系列名作的问世得益于钱玄同的帮助。钱玄同自己的学问和书法皆属一流，用当今的说法，称得上名副其实的“国学大师”。但钱玄同形容幼年时的自己为“少遭纲伦之厄”，三周岁时就要站在其父的书桌前一条一条地背诵《尔雅》，站立时间长了，两条稚嫩的腿僵直得不能挪步。钱玄同10岁时不仅读完了“五经”，连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也背得滚瓜烂熟，在乡

里有“神童”之誉。由此钱玄同吃够了苦头，未老先衰，中年后走路已不便，所以做了父亲的钱玄同不再要求孩子苦读经书，苦练书法，让孩子接受文学革命的激进主张，把文言文视为“死文字”，白话文是文学正宗，也不要要求孩子练毛笔字，完全让孩子自由阅读，快乐成长。因为他放弃了对孩子的文言和书法教育，给孩子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。

“五四”打倒孔家店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，钱玄同晚年也意识到“五四”过了头，极力复古，但已难挽回。由此酿出的苦果，只能由后人来品尝。钱三强在回忆其父钱玄同时，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：“优点和缺点在一个人身上常常是同时存在的，因情况条件不同，会表现得结果不一样，这也是辩证法。”新文化运动有其积极的一面，但不容置疑，每个时代都会有其局限性，我们不可苛求前人。

钱三强的悔意给今人的启迪是深远的，在如今文化大发展的新时期，我们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，重视对学生的文言文教育，同时也要让孩子能拿得起毛笔，写一手漂亮的汉字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)

“这就是达·芬奇？”
“就是那个画蛋的达·芬奇吧。”
“是的，他最有名的画是《蒙娜丽莎》和《最后的晚餐》。”

这是在山东省博物馆，摩肩接踵的人群里，三个青年人的悄悄对话。

看来，这个头戴飘翎帽子、满脸络腮胡子、长着鹰钩鼻子，生活在15世纪的意大利人，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——看看博物馆外排着的长达数公里的队伍就知道，这些来看画的人，十有八九是冲着达·芬奇来的。

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机，拍照、录像，把自己的头影叠进达·芬奇乱草一样的大胡子里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我远远望着这位很远又突然很近的意大利人——确切地说，是他的自画像。眼前，瞬间闪过有关的一组蒙太奇镜像：1452年，佛罗伦萨郊区的芬奇小镇上，一位年轻的夫人生下了一个私生子，他，就是莱奥纳多·达·芬奇。像所有的神才一样，达·芬奇少时即聪颖过人，5岁时就凭记忆惟妙惟肖地画出母亲肖像。14岁，他被送进著名艺术家委罗基奥的工作室学习，开始著名的“画蛋”经历，从鸡蛋的光影变化中深谙了明暗渐近画法，并由此实现了从

【品读经典】

凝视达·芬奇

□支英琦

焦躁少年到沉静青年的蜕变。

画自画像的年代，他已经是熟透了的男人。看看他的眼神，如同地中海的海水，深邃中泛着莫测的光影。

这种眼神，让人很容易联想起《蒙娜丽莎》的眼神，深含不露，波澜不惊，像迷雾里的烛光。

谁能忽视蒙娜丽莎的眼睛以及她的微笑呢？似有似无，时有时无，似乎舒心淡然，却又哀伤难抑，微暗的阴影上亮光时隐时现——《蒙娜丽莎》无疑是达·芬奇最负盛名的杰作，它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幅画，而是一个文化符号，意味着完美、经典的艺术魅力。这么多年，无数人端详着《蒙娜丽莎》，推测和分析着达·芬奇与蒙娜丽莎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从数学验算到医学推理，甚至用最先进的电脑进行分析。结果也足以令人惊讶，蒙娜丽莎和达·芬奇自画像的脸部确有多处相似！人们据此推断，可能蒙娜丽莎就是达·芬奇本人的异体自画像。

说法五花八门。蒙娜丽莎微笑不语，达·芬奇微笑不语。

此刻，达·芬奇的自画像就在我的眼前。这个欧洲中世纪的男人，目光坚毅，鼻梁斧凿一样挺立，嘴唇饱满厚实，满脸的络腮胡须铁丝一样虬曲。画这幅画时的达·芬奇，生命和声誉如同冬日午后的阳光，可以沛然而从容地映照视野里的山川、河流、人物。一切都是茁壮健康的，整个世界仿佛一幅可以恣意涂抹的画布。而他为自己的头像选择了黑色的背景，黑得静穆而深沉，所有的景物和力量都蓄积在深重的黑色里，就连黑色的帽子也如同初开的黑色玫瑰，流溢着安详的静美。

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在这沉寂的黑色里，一双眼睛摄人心魄。

达·芬奇的自画像令人一见倾心，不仅因为构图的独到、色彩的饱满、对比的精妙，更因为这一双奥妙莫测的眼睛。那双眼睛似乎凝视着你，凝视着世界，具有穿透力，又似乎只是在内视着自己，蔚蓝色的瞳孔里，映照出一生的风云、雷电、洪水、潮涌。

从这双眼睛里，可以看到《岩间圣母》里圣母爱意流淌的手势，看到《最后的晚餐》里，耶稣对12个弟子说“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”时的表情各异。明暗对比的视觉效果，精入微的情感表达，传递着画家的灵与性、爱与欲。

达·芬奇是以画家的身份闻名遐迩的，其实，作为画家，达·芬奇流传下来的画作并不多，壁画《最后的晚餐》、祭坛画《岩间圣母》和肖像画《蒙娜丽莎》是他一生的三大杰作。他本身是一个画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集于一身的传奇，他创作着美妙的寓言，设计着城市的建筑，研究着重力、元素和飞机的航行——他是一个上帝赋予人类的天才，有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表现力，他的一生像一支始终燃烧的蜡烛，照耀着人类文明的旅程。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临终前，他却无比惆怅地说：“我一生从未完成一项工作。”

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、欲望贵张的时代，达·芬奇和他的作品，已经是经典的象征，是人类文明的象征，而真实生活中的达·芬奇终生压抑郁闷，私生子的身份和同性恋的性取向，使他离群索居，性情孤僻。

“主啊，我崇敬你，首先是由于爱，我应当忠诚地拥护你。”达·芬奇喃喃自语。

这是达·芬奇真实的内心独语。达·芬奇被恩格斯称为“文艺复兴巨人们中的巨人”，他的身后是一片闪耀的辉煌。而他所有爱与生的纠缠，都被浓缩进了这双眼睛里，欲说还休，似笑非笑，直视着世界的灵魂。

(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高级编辑)

【名家背影】

□王开林



赤子和名士，在金岳霖身上实现了无缝结合，他的可爱是公认的，要不然，极品的才女加美女林徽因也不会特别高看他甚至爱上他。

▼金岳霖(后排左四)与周培源、梁思成、林徽因等在一起。



赤子和名士

有些人城府深，门禁严，大门之内还有二门，二门之内还有三门。金岳霖特别单纯，他不功利，也不势利，是著名的老顽童。

少年时，赶上辛亥革命，他兴冲冲地剪掉辫子，意犹未尽，又仿照崔颢的《黄鹤楼》作打油诗一首：“辫子已随前清去，此地余和尚头。辫子一去不复返，此头千载光溜溜。”谐诗流出，立刻传为间巷笑谈。

梅贻琦校长外出时，清华校务由陈岱孙代理。某日，金岳霖内急，发觉手纸已经用光，于是他起草一张字条，向陈岱孙求救：“伏以台端坐镇，校长无此顾之忧；留守得人，同事感追随之便。兹有求者，我没有黄草纸了，请赐一张，交由刘顺带到厕所，鄙人到那里去服役去也。”这就是魏晋名士的派头，连俗事也可调侃得风雅绝伦。

金岳霖终身未婚，朋友们的孩子都叫他“金爸”。他喜欢搜罗大个头水果，比如雪花梨、苹果、橙、柚、石榴，将它们摆在书案上，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，这种较量往往要拉锯多个回合。好一位独孤求败，输了比赢了更开心。他的书房里收藏着“水果状元”，谁能吃到它，谁就是得意门生。

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科

鸡了如指掌，他养过大黑狼山鸡，还养过大斗鸡。房屋一隅他摆放长排蚰蚩罐，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的“瞿瞿奏鸣曲”。吃饭时，大斗鸡跳上餐桌，伸长脖颈啄食荤素，他不驱不赶，待若家人。在《世说新语》中，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，已属一奇，金岳霖不遑多让。

金岳霖有个规矩和习惯：上午不见客，不干其他事务，集中精力读书写字。构思时，他静坐冥想，仿佛老僧入定，红尘俗务不复萦怀。有一次，那群惊弓之鸟都跑空袭警报去了，他却窝在宿舍里，浑然不觉，岿然不动。待警报解除，大家奔回废墟寻人，竟发现他提笔而立，呆若木鸡，浑身都是尘土。

金岳霖讲课，不带讲义，只带粉笔，但十有八九黑板上不著一字。他的课学生爱听，大教室座无虚席。他喜欢提问，西南联大没有点名册，他就想出奇招：“今天，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。”将令一下，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都会深呼吸，既忐忑，又光荣。

沈从文教语体文写作，主动为青年弟子开“小灶”，将金岳霖拉去讲“小说和哲学”。大家仰颈翘盼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。不料他迂回曲折地讲了半天，结论仍是“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”。有人纳闷，问道：“《红楼梦》算不算一个例外？”他说：“《红楼梦》里的哲学不是哲学。”说话间，他突然停顿下来，把右手伸进后脖颈，捉出一只跳蚤，捏在指间，细细打量，那神情比京城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。

钱端升教授的夫人陈公蕙有一句趣谈：“那个老金呀，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，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。”金岳霖能够将昆明大观楼

的长联倒背如流，却经常忘记自己的姓名。有一回，他给老友陶孟和打电话，接通后，陶家佣人问道：“您哪儿？”金岳霖答不上来，就回答：“你别管我是谁，找陶先生说话就行。”不料陶家佣人跟他较真，不报姓名不通融。金岳霖无奈，只好回头问自己的车夫王喜，王喜摸了摸后脑勺，替他理出头绪来：“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。”一个“金”字点醒梦中人，他又恍然记起了自己的名字。

金岳霖是单身汉，拿着一级教授的高工资，他乐得资助学生和朋友。乔冠华到德国留学，金岳霖资助几百块大洋，乔冠华至死都感念他的再造之恩。抗战期间，米珠薪桂，“教授教授，越教越瘦”。某日清晨，张奚若的夫人发现椅子上放着一沓钞票，她很惊讶，这么多钱是哪位客人不小心遗下的？张奚若回想之后，立刻断定“这是老金干的好事”。

晚年，金岳霖体弱多病，常赴协和就医。革命小将不准他乘坐汽车，他就屈就平板三轮车，自携小马扎，身穿长棉袍，任人慢慢悠悠一路蹬过去。他觉得蛮好玩，并不感到憋屈和难受。

多年后，冯友兰在《怀念金岳霖先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。嵇康的特点是‘越名教而任自然’，天真烂漫，率性而行；思想清楚，逻辑性强；欣赏艺术，审美感高。……金先生的著作，我们可以继续研究，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。”

赤子和名士，在金岳霖身上实现了无缝结合，他的可爱是公认的，要不然，极品的才女加美女林徽因也不会特别高看他甚至爱上他。

(本文作者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)